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内蒙古电影剧本选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NEIMENGGU DIANYING FULBEN XUAN

内蒙古电影剧本选（上）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土默特左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320千 插页：2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9·427 印数：1—1,000册

ISBN 7—204—00012—9/I·4 每册：3.30元

内蒙古自治区当代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乌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员 云照光 珠 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雪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彤 张长弓 布拉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森
齐·莫尔根 时家翎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古、汉、达翰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用蒙、汉两种文字出版的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耆宿，也有崭露头角的艺苑新秀，还有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蜚声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丛书煌煌六十余卷，洋洋千余万言，可以说是我区文学佳作的荟萃和精华，所展现的壮观阵容，确实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一束绚丽多姿的奇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

大意义。回顾过去，总结现在，是为了将来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可以预期，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必将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上 册

- 草原上的人们……………海默 玛拉沁夫 达木林 (1)
- 鄂尔多斯风暴……………云照光 (50)
- 牧人之子……………特·达木林 广布道尔基 (159)
- 草原晨曲……………玛拉沁夫 珠岚琪琪珂 (222)
- 卖碗……………韩世五 (294)
- 永远在一起……………云照光 (312)

目 录

下 册

- 啊！阿巴卡特.....庆无波（393）
- 牧野上的晨星.....塞 夫（464）
- 森吉德玛.....鲁子荣（536）
- 古墓惊魂.....江 浩（603）
- 成吉思汗（一）.....超克图纳仁 詹相持
琴 子 苏赫巴鲁（650）
- 成吉思汗（二）.....超克图纳仁 詹相持
琴 子 苏赫巴鲁（728）
-

草原上的人们

海默 玛拉沁夫 达木林

第一 场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上，每逢春天到来，即使在最僻的地方，也会到处飘扬着喜悦的歌声。

现在是夕阴染红了天边白云的时候。

阳光晒化的积雪，顺着山坡流进了大河，河流载着沉重的冰块，从沙岸上漫过。

草原喷散着腾腾的白雾，把远山遮成两段，山顶浮在云上，如同海中岛国。

这是四月的草原，绿茵已铺满了大地，盛开的耶尔盖花把草原点缀得如栽花地毯一样。成万匹的大马群在这锦绣的草原上游动着，马打着滚，撒着欢，吃着草，精壮的儿马象箭一样穿梭追逐着。

在歌声中，我们听见了一声清脆而响亮的吆羊声，接着，萨仁高娃和乌尔沙娜在一个高坡上出现了。

这一对姑娘乍看起来象姐妹，萨仁十九岁，乌尔沙娜十六岁，同样是圆圆的脸，闪亮的眼睛。只是萨仁各方面都比乌尔沙娜大一些。甚至眼睛都稍微大一点，所以，别人都说萨仁比乌尔沙娜大一圈。

她们两人并肩骑在马上，她们背后是珍珠一样滚动着的羊群，萨仁的猎狗嘎鲁见到坡下的大河，就象弹丸弹出去一样飞驰

过去，羊群也跟在后面跳跃着抢向前去，狗在河中洗着澡，羊在河边饮着水，剩下她们俩人在山坡上遥望着。

萨：“乌尔沙娜，你看！”

顺他手指的地方，是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峦，山上的松林还没摘净雪帽，使山棱上多了一道青白相间的镶边。火车从树海中钻出来，车上载满巨大的木材，蜿蜒而去。

乌：“拉那么多木头干什么？”

萨：“盖房子呗，这会儿到处都建设哪。”

乌：“姐姐，你说咱们草地上什么时候也盖上房子？”

萨：“快啦！”

乌：“你总说快，也得有个准日子呀！”

萨：“这也不是娶媳妇，还能定出日子来？你忘了老歌上说：‘太阳不出来，五色花儿不灿烂。’咱们是：牲畜不发展，好日子就看不见。”

乌：“姐姐，你说咱们的牲口再多了往哪儿放去呀？”

萨：“咱们中国的草原可大啦……”

乌：“我是说咱们的水草不够了，你看，咱们现在连这个从来没用过的牧场也放了牲口，井也打了不少，我就发愁，再发展，牲口比草都多啦！还不得把草原都盖满了？到那会儿牲口都吃什么？”

萨：“那才好呢，能那样，咱们就不用到处跑了，（幻想地）咱们定居下来，盖上房子，挖上河，种上草，还能发电，……”

乌：“你说什么？”

萨：“种草啊！牲口愿吃什么草就种什么草，要能那样，这大草原上再多的牲口也放得下了，咱们也点上电灯了，还能用机器挤奶子、剪羊毛……”

乌：“你听谁说的呀？”

萨：“书上说的呗，苏联就这样。”

乌：“咱们什么时候能……”

萨：“你又问！我没跟你说嘛，快啦！”

两人并肩坐下来，萨仁看着远方，乌尔沙娜信手摘下一朵耶尔盖花玩赏着。她们面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畜群。太阳将要被遥远的天边吞没了，这时它就象一个艳装的锡林格勒盟的妇女要走进蒙古包一样，云霞就如同她抖动着的华丽的衣裙；当太阳向大地告辞以前，正用这一天最后的金色光芒涂染着马、牛、羊群的脊背。

她们两人在这景色中慢慢沉入到幸福的幻想理，轻轻地唱起来：

百灵鸟双双地飞着，
是为了爱情来唱歌；
大雁在草原上降落，
是为了寻找安乐；
啊哈嗒啾！
我们努力地工作，
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嗒啾。

她们正在唱着的时候，桑布骑着一匹白马从山脚下跑了过来，这位二十一岁壮健的小伙子刚从打狼队回来，他的马鞍后边挂了六七张狼皮，腰里别着打狼棒，一脚实登在镫上，一条腿跷起来斜跨在鞍上，歪侧着身子向前飞奔。他一转过山脚，就听见他们动人的歌声，便立刻放慢了马步。这时我们已能看清他那蒙古人的典型面孔了，他的颧骨虽然也很高，但被那晒得紫黑了的腮衬托着反而更显得英武。他的眼睛在那浓重的眉毛和微微有些下垂的眼皮下遮盖着，这种眼睛是长期生活在风沙中的人所特有的，平常看起来有些滞呆，但遇有危难的时候，立刻闪灼出锋利逼人的光芒。

他得意地让马步随着她们歌声的节拍走着，走了一会儿，他也跟着唱起来：

我们打死了野狼，
是为了牛羊兴旺；
我们赶走了敌人，
是为了草原解放；
啊哈嗨哟！
我们驰骋在草原上，
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嗨哟。

萨仁听见有人唱上了她们的歌，忙拉了乌尔沙娜的衣襟一下，两人立刻不出声了，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唱着。

乌：“这是谁？（听了一会）噢！是桑布。你听，他那嗓门真高，唱起来跟钻到云彩里似的。”

萨：（赞美地）“啊！”

乌：“他真有两下子，干什么都行。”

萨仁口头上故意不服气地撇着嘴“哼”了一声，可是心里已被他的歌声打动了，呆呆地望着桑布。

乌：“姐姐，我听人家说，桑布在他们小组里说过，今年他们一定要把红旗从我们小组里夺过去。”

萨仁正凝神地看着桑布，听她说到这儿，立刻触动了自己的自尊心，然后自信地笑了：“嗯！他呀！他还想去摸摸月亮呢，妄想，我们小组是铁打的！”

乌：“对，铁打的！”

萨：“不，是钢打的，钢比铁还硬。”

乌：“对！钢打的！”（两人同时笑起来）

这时，在山那边出现了一只又饿又瘦的狼，狼后边跟着宝鲁。宝鲁身穿的一件劣质的蓝缎子宽下摆的长袍，袍角用两幅五尺多长的红绸子缚紧在小腿上，跑起来红绸穗要飘出三四尺远。他跨下骑的一匹灰花马的白鼻梁骨很象他那个秤砣鼻子，他的脸整天象用碱水洗过一样紧绷在一起。狐皮帽的长毛几乎要把他

的眼完全遮住，不过这在他已习惯了，因为他反正是不管看什么东西都要用手掀开皮毛打起凉棚来，并且只有这时那双被上眼皮盖起来的眼睛才能稍微睁得大些。

宝鲁是从城里回来的，半路上碰上这只被打狼队追打得已经走头无路的饿狼。狼看见他，掉头跑向河边，宝鲁追了过去。狼跑着，忽然看见羊群，又飞速地向羊群窜过来，宝鲁看见狼要吃羊，立刻勒住了马。

宝：“好！想吃点心啦，去吧！这一回，我的好劳模啊！我看你还能不能保证一个羊也不死。”

他掉过马头藏在沙窝子后边。

在那平坦的河岸上，羊已饮饱了水，刚聚到一块。

狼向羊群奔去，羊惊散，羊咩咩地哀叫着挤到一块向河的下游跑去。

乌尔沙娜听见羊叫，回头一看羊群已散成几堆，她站起来，向更远一点的地方一张望，发现狼已跑近羊群了。

乌（大叫）：“姐姐！狼！狼！……”

萨仁回身上马跑下山去，她的猎狗也发现狼，跳跃着扑上去。

桑布看见狼进了羊群，放马过来，从萨仁身后抽走套马杆追入羊群内。

羊群见马跑来，自动让开一条胡同。

一只老山羊正用角抵住狼的利爪，桑挥杆将狼套住，在狼刚要回头咬住马杆时，他一反身将狼拖倒，接着，拖起那正在挣扎的狼绕着羊群跑起来。

马跑向河边，狼掉在河中又被拖上来。不大会儿羊被圈回来了，狼也被拖死。桑布又将狼拖到萨仁跟前，将套马杆还给她。

宝鲁在沙窝子后边，见桑已将狼打死，沮丧地掉马走去。

宝：“倒霉，羊没吃倒丢了一张狼皮。”

桑布用刀子把狼皮剥下来，将刀上的血在毛上拭净，插入鞘内，然后站起身抖掉狼皮上的土。

萨仁一直站在一边看着，桑布替他将狼套住使他很感激，可是他不愿说出来。

桑布举起狼皮，很随便地说：“狼这玩艺，你不打它，它也会自己给你送上门来，怎么样？羊没损失吧？”

萨：“哼！你想让我们谢谢你？（故意骄傲地说）没有你，我们照样能打死它。”

桑：“得啦！劳模同志，刚才我要是不在这儿，让她吃上你几只羊，你今年说不定就落选啦！”

在他们说话时，乌尔沙娜将羊群安置好也走了过来。

乌：“桑布，你是从打狼队那儿来的吗？”

桑：“是啊！你们看，刚缺一只不够五对，真走运，这碰上啦！”

乌：“看你打的都是小狼，评功的时候，两个小的顶一只大的。”

桑布摸着她的头，嘲笑地说：“人儿小，什么事都冒充内行，谁说两个小狼顶一只大狼，你能说你这小崽才顶半个人吗？”

桑布说完和萨仁一起大笑起来。

乌尔沙娜生了气：“跟你说话总是叫人吃亏。”说完，领着猎狗追赶羊群去了。

乌尔沙娜走后，山坡上只剩下桑布和萨仁，桑布这时已将狼皮在马鞍后边拴好，回过头来看了看萨仁。

萨：“啊？”（她以为桑布要向她讲话）

桑：“啊？”（他也以为萨仁要向他讲话）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发现彼此都没问过什话，又都低下头去。

萨仁鼓了鼓勇气，勉强找了一句话问：“你是从打狼队来吗？”

桑：“是啊，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萨：“你们打狼任务已经完成了吗？”

桑：“没有！”

萨：“你们原来不是说四月十号完成任务回来吗？今天已经是四月十三号了！”

桑：“不！本来我们春天的打狼任务已完成了，后来大伙提出延长到四月底，这样一来，连冬天的任务，在春天里都可以提前完成，到了冬天就可以把盟里给的打狼任务超过一倍。”

萨：“能找到那么多的狼吗？”

桑：“往远处走啊，靠近大山上和树林边上的狼可多了！”

萨：“哎呀！别的小组情形你知道不？你们男人们都走得那么远，要是来了风暴怎么办？”

这时乌尔沙娜已将羊群由河边赶上了草场、桑布、萨仁不约而同地拉着马跟随上去，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

桑：“哎！你在上次青年团小组会上不是说过，你们小组的妇女保证完成打狼时期的一切工作吗？为什么到这时候又没信心啦？”

萨：“谁说没信心啦？我们小组就剩下十九只羊没下羔子啦，接羔百分之百是稳稳当当的，防风暴的准备工作都作好了，搭好了三个羊圈，一个马圈，就是今天来风暴我们也不怕。”

桑：“那么你说哪个小组有问题呢？”

萨：（诚恳而关心地）“我是替别的小组着急，特别是你们的……”

桑：“我们的？我们小组的妇女还要提出来向你们挑战呢！”

萨：“挑什么战？”

桑：“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半开玩笑地说）她们想替你们把红旗保存两天呢！”

萨：（笑着说）“那个呀，你知道不，我们那红旗杆子是柳树枝作的，往我们组一插就长出跟来了，就怕你们拔不走啊！”

桑：（俏皮地）“真能这么样才好呢！”

乌尔沙娜见桑布走近羊群，忙嚷：“桑布，走远点，羊看见你马身上的狼又该跑散了！”

桑布微笑着看了她一眼：“好，我就走！（转向萨）今天晚上咱们开团小组会就准备讨论这个问题，阿木古朗同志也参加。”

萨：“好！……”她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最后只看着他点点头。

桑布说完，骑马驰去，他跑得很快，马鞍后边拴着的狼皮被马抖得象活起来一样。

萨仁呆呆地目送他走远，停了一会儿，才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回头对乌尔沙娜说：“你听见了没有，他们想赶上咱们组去……”

乌：“咱们也会赶上他们哪！”

萨：“乌尔沙娜，我想把咱们接羔接一个活一个的条件提高，到养活大，一个都不死。”

乌：“我看行！”

萨：“那么咱们回去就跟咱们组的妇女们商量商量，在会上提出来。”

萨仁高娃的蒙古包内，白依热戴着老花镜看着报，宝鲁掀帘进来。

宝：“老爷子，忙什么呢？”

白：“啊！坐！人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你看，人家察哈尔盟有个劳模说，大风雪天牛群没草吃要想不叫它冻死，可以叫牛舐一点豆油吃，这样就什么都不怕了。你看咱们就不知道这个办法。”

宝：“这办法怕管不了大事，我看顶要紧的还是人，你说这会儿人都上山打狼去了，要有场风暴，比冻死几个饿死几个可利害多了。”

白：“咱们把羊圈、牛圈都打好了，大概不要紧。”

宝：“‘圈’能管多大的事，你能保得住不叫风吹开？一开了我看咱们怎么去拦，男人们都不在家，光凭妇女能管个什么用……”

白：“这话也对呀！对！这不行！得叫他们都回来，年青人们就好往邪里走。发展牲口是好事，可一心不能二用，又想发展牲口，又想打狼，怎么能行？”

宝：“咳！别说了！咱们说话管个屁用啊！”

白：“我得跟萨仁说说……”

宝：“说也怕不行，她是小组长，她说了算，你说了可不算。”

白：“她管得了我？”

宝：“拉倒吧！这个年头少说话比什么都强！”

白：“她不听，我找阿木古朗说。”

宝：“那更不行，这其实还不是阿木古朗的主意！”

白：（有点生气）“那更好！他跟我摆老资格可不行，按咱们老规矩他是个兄弟，他得……”

宝：“得了，为这事生气干什么。来！我从城里带回一瓶二锅头来，三杯水酒下了肚，管他太阳从哪边出……”

白依热看见酒就真的什么都忘了，马上取出银碗与宝鲁对斟起来。正当这时，萨仁的小狗顶开帘子钻进了蒙古包。白依热看见小狗知道是萨仁来了，忙把酒碗藏在怀中，其实他并不是怕她，而是为了自己曾因嗜酒误过事，所以不愿意女儿看见。

宝鲁见白依热的样子，知道是萨仁回来了，也忙把刚才的话题岔开。

宝：“老爷子，你知道不知道这会儿狐狸皮能卖什么价？”

白：（被宝鲁突如其来的问话愣住了）“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宝：“你知道，我是进城去卖狐狸皮刚回来。”

萨仁高娃走进包来，解下头巾，正要换衣服，忽然看见宝

鲁。

萨：“宝鲁，你怎么又进城了？人家打狼都超过了任务，你老是往城里跑。”

白：“不！（他替宝解释着）他是进城卖狐狸皮去了！”

萨：“爸爸，人家的事，你替他解释干什么！你不知道，别的小组参加打狼的人都超过任务啦。就是你（对宝）三天两头往回跑，……给咱们组丢人！”

宝：“我是没法子，你知道，我手头困难，不把狐狸皮卖出去连饭都没的吃了！”

萨：“你是真的没饭吃了吗？（说着她过去把刚才盛酒的银碗拿起来嗅了嗅）看！这是什么？”

萨仁一边说着话，一边已将劳动时的夹罩衣脱掉，露出里面穿的大红缎棉袍来，并顺手割了一块羊肉给她的猎狗。

萨：“你们小组就是你劳动上不带劲！”（她说完了走出去）

宝：“是，是，我改。”

萨仁走出门之后回头对白依热说：“爸爸，我今天晚上开青年团的会，回来的怕很晚，你先歇着吧。你少喝点吧！上了年纪的人，别……”

白：“我知道！知道！……你不吃点饭再走？”

萨：“我带两块奶豆腐就行了。”

萨仁刚走出蒙古包，见阿木古朗从远处来了。周围的大人小孩立刻包围了他，向他问好。萨仁紧好了马肚带，也凑上前去。

萨：“阿木古朗同志，上哪儿去呀？”

阿：“你们青年团不是晚上要开会吗？”

乌：（正在收拾羊圈，见阿来也凑上前去）“哟！你这么大年纪还参加青年团哪？”

阿：“我要没有这把胡子，还想参加少先队呢？”

白依热听见阿木古朗的声音，也从蒙古包走出来。